

红楼梦

红楼烈女

鸳鸯琥珀卷

朱浩文 著

Honglou Lienu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外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烈女

鸳
鸯
琥
珀
卷

朱浩文 著

目 录

第一回

金彩父世代为奴仆 赖管家南下买婢女 (1)

第二回

俏文燕十岁进贾府 贤琥珀悉心细照料 (11)

第三回

偶风寒贾母重卧病 勤伺候鸳鸯获宠信 (22)

第四回

赖嬷嬷趋奉史太君 金鸳鸯怜惜小晴雯 (31)

第五回

忆江南慈命接黛玉 回金陵顺道省父母 (41)

第六回

勤孝女敬爱勤孝子 老郎中秘方治重病 (51)

第七回

金文燕惜别王根生 鹭江边亲赠定情物 (61)

第八回

贾宝玉轻狂贪胭脂 家生奴深夜添忧愁 (70)

第九回

白金钏含辱命归西 王根生丧父遭劫难 (80)

第十回

贾老爷贪色起邪念 美鸳鸯誓绝主奴配 (90)

第十一回

小晴雯巧使贾母威 平姑娘仰慕刚烈女 (102)

第十二回

王根生遇难救春香 贤店主恩施逃亡者 (111)

第十三回

闻母亡鸳鸯悲昏迷 庆寿辰贾母笑开颜 (120)

第十四回

俏丫头抱屈生重病 芙蓉神升天当司花 (131)

第十五回

金鸳鸯病愈卜前程 众丫头赛吟花字诗 (143)

第十六回

冷二郎落草龙头山 王根生初会柳湘莲 (156)

第十七回

欲冲喜密议裨包计 透消息紫鹃积悲愤 (167)

第十八回

金鸳鸯跪求史太君 林黛玉遗恨人世情 (178)

第十九回

刘春香山寨结良缘 柳湘莲下山赴京西 (189)

第二十回

家生奴期盼出囚笼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199)

第二十一回

家破败无力办厚葬 忆当年张妈夜惊梦 (210)

第二十二回

秦司棋暗中会琥珀 聪明女设计救姐妹 (220)

第二十三回

守灵夜假装欲殉主 乔改装脱逃樊笼去 (231)

第二十四回

雌雄剑法大显神威 痴男情女京西重会 (241)

第二十五回

查根源琥珀受牵连 王熙凤梦幻回金陵 (252)

第二十六回

俏平儿出面消灾祸 贤琥珀守灵铁槛寺 (262)

第二十七回

林红玉挂念小姐妹 醉金刚仗义救急难 (271)

第二十八回

琥珀女乘乱离京城 寻亲路夜遇盗墓贼 (281)

第二十九回

野山坡倪二救琥珀 杏花楼姐妹重相逢 (292)

第三十回

金鸳鸯安家西平村 任琥珀终圆团圆梦 (306)

第①回

金彩父世代为奴仆 赖管家南下买婢女

此乃开卷第一回也。话说六朝时，金陵原是名叫“石头城”的小城，方圆不过七八里地。城东有座青溪镇。一条弯弯曲曲的青溪河从镇中穿过，直通秦淮河。那时节，青溪镇倒也算得上个繁华去处：镇上一色的青砖瓦房鳞次栉比，酒家商号、驿站客店、钱庄当铺一家接一家。到了逢五赶集的日子，居住在鹭江村、青石村、象桥村、升平村的四乡世农纷纷挑菜赶猪涌到镇上争相设摊。一时间，那小小的青溪镇使人潮如涌、熙熙攘攘热闹起来。但见那：不足五步宽的街面上，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你来我往，摩肩接踵；一个接一个小贩们扯开嗓子使劲叫卖，引得买主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搡，直挤得那些看热闹闲逛之人气喘吁吁，几无立足之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过南唐和明太祖两次扩建金陵城，青溪镇和四乡村落便相继圈进城中。因为筑城，青溪河便被截断干涸了。从此，青溪镇变成了金陵城中一条

繁华的大街。数百年后，征战四方、功勋显赫的开国元老贾演、贾源两兄弟，被皇上敕封为宁国公和荣国公，青溪镇外的四个村子也被皇上一道圣谕恩赐给了宁、荣两公。贾演、贾源一时地位显赫，名震南北。为奠基家业，两公立即征召能工巧匠数百名，大兴土木，兴建宁、荣两府，并买进大批奴婢。祖居鹭江等村的上百户农家失去田地后，无法活命，不得不卖身为奴，当上了宁、荣两府的仆役。贾演、贾源死后，长子贾代化、次子贾代善袭了公爵，一齐应召进京做官去了。这一度繁盛的宁荣街在贾府举家北迁后，这才渐渐冷落下来。当年占了大半条街的宁、荣两府，虽说如今厅殿楼阁、树木山石、曲径小桥依旧还在，终因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早已杂草丛生，渐露颓败景象。留下的几家奴仆，不是年老体弱，就是疾病缠身，除了看守大门外，又有什么能耐去打扫和整修偌大一个家院呢？

如今单说有家姓金的，被贾母做主留在南边老屋看门已有二十余年光景。这男的叫金彩，女的本家姓王，都是贾府世仆。均因祖居鹭江村，土地入了官府，不得不卖入贾府为奴。这金彩的父亲名叫金钟万，年轻时随太爷东征，战场上丢了性命。母亲丧居后，心情忧伤，没熬几年，也含怨离开了人间，抛下了尚未长大成人、时年只有十岁的儿子金彩。十几年后，贾母念其祖辈有功，怜其孤身一人，便做主将身边的丫头王莺许配给他。从此，他又撑起了一个家。后来，金彩夫妇生下一男二女，长子叫金文翔，大女儿叫金文英，小女儿叫金文燕。这文翔和文英前几年就送到京城贾府里当差去了；如今金彩身边单剩下一个小女儿文燕。

说起金彩这人，年纪虽未满五十，却衰老得不成样子：一头白发，满脸的皱纹，眼窝儿深陷着；加上年轻时风里来雨里去，受尽劳碌之苦，饱一顿饥一顿地应付着日子，不知不觉间身子骨早已脱了虚，偶受点儿风寒，便染上了痼病。列位看官，你道像金彩这样的奴仆，一旦染上这种富贵绝症，还能有什么康复的指望呢？他只得一年年拖下去，一直拖到今天——刚到白露，他的病又犯了：整日里气喘、咳嗽、痰痼、发烧。虽然吃了一帖又一帖汤药，却依然不见一点儿好转，苍白的脸颊上除了骨头和皮外，哪里还能找到一点儿肉影子？

这天正午，金彩媳妇服侍丈夫喝了汤药，便由女儿文燕陪着出外抓药去了。金彩服了汤药，咳嗽、气喘慢慢平和了些，便躺在榻上闭目养神。刚合上眼，忽听见院里有人喊道：“金彩兄弟在家吗？”金彩闻声连忙睁眼坐起，连声应道：“在家，在家，屋外哪个大哥呀？你兄弟身子不自在，不能出门相迎，快请进屋吧！”说话间，来人已经掀开门帘走了进来。金彩定神一看，原来是北边府上的大管家赖大带着何三、王兴来了。金彩慌忙抓过靠在榻边的拐杖，硬撑着站了起来，说道：“罪过，罪过！不知是赖大哥驾到，小的失礼了！”金彩说着，连连叩头作揖。

赖大一把扶住金彩，笑着道：“金彩兄弟，看样子你的病又犯啦！都病成这样子了，还行什么大礼？免了！免了！快坐着说话！”金彩看看赖大脸色倒也平和，便告罪坐下道：“赖大哥，这屋里乱糟糟的，连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真是……你老人家何时到的南边？也不传个信来，好让兄弟到码头上去接你老人家。”赖大听着，知是应酬，便随口

应了两句，又见屋里连个坐处也没有，不禁皱了皱眉头，便单刀直入地说：“金彩兄弟，你身子骨弱，也不能多说话，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有话直说了吧，老太太让我捎话给你，她老人家屋里缺丫头使唤，要你女儿上北边去！”金彩一听，顿时脸色惨白，气喘吁吁道：“赖大哥，赖大哥！你是知道的……文燕这孩子……年……年纪还……还小……”赖大不等金彩把话说完，就变了脸，瞪着眼问道：“你女儿今年不是满十岁了吗？”金彩颤抖着道：“才十、十岁……十岁的女孩儿……怎么能离开自己的父母上北边去呢？”赖大压住心头的火，厉声道：“金彩兄弟，你今儿个是怎么啦？是病糊涂了？还是老糊涂了？府里的规矩你忘啦？谁家的丫头不是十岁送进府里去的？再说，上老太太身边去，是你女儿的福分，别人想还想不上呢！干吗还要哭丧着脸？”金彩擦着泪道：“你老人家高抬贵手吧！我们身边就这么个孩子了……托你禀告老太太，再宽限两年，待……”赖大两眼圆睁，铁青着脸吼道：“金彩你听着：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实话对你讲，这次是老太太专门派我到南边来买丫头的！你敢耽误了我的事，可别怪我不客气！你趁早给你女儿准备准备，何时动身，我让何三来告知你！”赖大说罢，也不等金彩回话，便转身掀帘出门走了。

赖大一走，屋里丢下金彩一人，想到自己病成这样，女儿不久又要离开金陵，早已泪流满面了。金彩心里一急，顿时猛烈地气喘、咳嗽不停；原本苍白的脸上，此时像贴了一层灰白的纸，连一点儿血色也没有了。咳着咳着，他猛然间觉着喉咙口有什么东西塞住似的，一张口，“哇”地一声，一股腥臊的血痰便喷了出来。等到金彩媳妇带着女

儿回到家中，金彩早已昏死过去了。母女俩见他一身血污，昏迷不醒，立时慌了手脚，便扑倒在他身上，呜呜地哭叫起来。

哭声惊动了隔壁屋里的王进。这王进乃是金彩的表侄，是贾府里留在南边专管收田租的仓头。此刻正在屋里头歇午晌。他听到呼天抢地的哭叫声，立时赶了过来，掀开帘子一看，也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顺手拨开只顾哭泣的母女俩，先试了试呼吸，有气！又摸了摸心口，热的！喊了声“还有得救”，便狠命地掐金彩的人中。不一会，金彩“哇”的一声哭喊，终于苏醒过来了。金彩媳妇连忙端过一碗热水，扶着他的身子喂了几口。文燕一面用湿手帕给父亲擦去嘴角旁的血污，一面哭泣道：“爹，你怎么啦？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金彩媳妇也道：“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病一下子重了许多！你有事说出来嘛，憋在心里能行吗？”金彩此刻只有喘气的份儿，哪还说得出话来？他只是紧紧地搂住女儿，默默地流着泪。王进瞧这动静，想起刚才赖大来过，心里已猜着八九分，便道：“婶子，别问了，让叔叔好生将息！有什么事，等叔叔病好些再慢慢地从长计议吧！”说罢，便退了出来。

金彩哭了一会儿，这才把赖大来过的情况从头到尾说给母女俩听。金彩媳妇听罢，目瞪口呆，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上下唇不停地颤抖着；文燕听到要她离开金陵，离开重病中的父亲和母亲，立刻扑到父亲的怀里，哭得更凶了：“爹呀，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你病得这样重，我怎能抛下你啊！”金彩看见女儿哭得如此伤心，心里像被万把钢刀割着似的，疼得说不出话。他把女儿搂得更紧，眼泪早

已成了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地直往下掉。直到晚饭时分，一家人才停止哭泣。金彩媳妇忙着打点晚饭。文燕坐在父亲的身边，轻轻地抚摸着父亲的胸口，抚摸了足有半个时辰，金彩这才觉得咳嗽和气喘都平和下来，便吃了一碗粥，然后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去。

隔了不知多久，金彩听见有人喊他，睁眼一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脸色红润、双目炯炯、垂着银须的长者掀帘走进屋来。金彩连忙起身相迎，拱手施礼道：“不知老人家光临寒舍有何贵干？”那长者满面笑容道：“彩儿，别来无恙，难道你连亲生父亲也不认得了么？”金彩闻声一惊，细细辨认了一会，见那长者的脸盘模样和神态动静与记忆中的慈父形象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金彩细想：父亲年轻时就随太爷东征去了，都说死在乱军的马蹄下了，如今怎的又活着回来了呢？那长者见金彩犹犹豫豫，不敢相认，便道：“彩儿，你五岁那年为父就随太爷东征去了，后来被乱军俘虏了去，把我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做劳役。直到如今我年纪大了，才放松了对我的看管。三年前的一个冬夜，我逃了出来，一路寻访、乞讨、打短工，足足走了三年，好不容易才回到金陵。难怪你不敢相认了。”说罢，父子俩抱头痛哭，哭了一会儿，父亲道：“彩儿，快让你母亲出来相见吧！”金彩哭道：“那时传说你死在疆场，母亲郁闷得了癆病，早已不在人间了！”父亲听了，叹口气，又掩面哭了一会儿道：“既已如此，也罢了！你媳妇呢？有了孩子了吧？快唤出来让为父见见！”这一提醒，金彩这才想起媳妇和文燕来，便喊道：“文燕，文燕！快陪你母亲出来，你爷爷回来啦！”岂知喊了一会儿，无人应声，便道：“许是娘

儿俩上街给我抓药去了。”老人道：“看神色你病得不轻，且眉宇间愁闷郁结，定有什么为难之事吧？”金彩叹了一口气道：“唉，别提了，今日午间，赖大管家带来了老太太的口信，要文燕这孩子上京城府里伺候老太太。我思量着孩子还小，不忍心这么早就送去；可是大管家催逼得紧，真不知如何是好呢！”老人道：“彩儿，你在贾府也几十年了，这府里的规矩也是知道的。咱们祖辈可是写过红契，卖了身子的世代奴仆，生杀大权全捏在主子手里，要是违了他们的规矩，轻则棍棒吊打，重则送官府究办，一个家生子是无法逃脱这命运安排的！依我看，文燕这孩子虽说是个女孩儿家，个性却胜似个男的，眉宇间倒有几分刚烈之气，不像你遇事总是逆来顺受。事到如今，要逃又逃不脱，不如就让她去吧！只是为父有几句言语要你记住——”金彩道：“父亲的嘱咐，孩儿一定牢记。”老人道：“此语只可心领，不可外传！切记，切记，天机不可泄露！附耳上来！”老人凑着金彩的耳朵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树大不怕风和雨，烈女何惧饿虎欺？

欲求自由鸳鸯侣，待到来日返故里。

老人道罢四句偈语，不等金彩领悟，便转身走出门去。待到金彩明白过来，忙不迭地追出门去，只见老人已腾空入云，飘然而去……急得金彩边追边喊：“父亲回来！父亲回来！”正喊着，只听见文燕在背后一边拉他的衣角一边喊他：“爹爹！爹爹！你这是怎么啦？又喊又叫……”金彩睁眼细看，见自己仍然躺在藤榻里，文燕正站在面前喊他。金彩这才明白，刚才乃南柯一梦。金彩心想：梦中所见，不便告诉他人。父亲所提的四句偈语，怕是日后早晚会应

验的。于是他默记在心，起来喝了汤药，依旧睡去。当夜无话，放下不提。

过了三日，何三过来传话，让金彩夫妇立刻打点行装，次日卯时送女儿上船北行，不得有误。其时，金彩夫妇已商量妥当，除上朝天门外成衣店给文燕买一套衣裙外，其余就着屋里的旧物，收拾了一个不大的包袱，里面不过装几件替换衣物。赖大管家交代：行装一律从简；进得府后，自有一应日用之物供应，不用操心。金彩还特意交代媳妇，上街时顺便打点酒，买些烧鸡、猪下水、油炸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好给孩子饯行。

当晚，金彩邀来隔壁王进夫妇，还托人去请赖大。赖大自上南边来后，每晚不得有空。旧时好友、近亲叔伯，加上昔日宁荣街上的几家大户商贾，轮番宴请，常常灌个酩酊大醉。其时何以得空肯赏脸来金彩家喝这杯水酒？不过，赖大并非糊涂之人，他知道金彩父亲金钟万乃是当年太爷跟前的亲信，如今虽说金彩到了这个地步，但毕竟是贾家老仆，一向善于笼络人心的赖大岂能一口回绝呢？赖大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决定让何三当他的代表，替他去了金彩家，自己则早早地奔有秦淮名歌妓弹唱言情小曲的“杏花楼”赴宴去了。

王进夫妇本想乘着酒兴，说几句安慰话，无奈金彩一口气儿喝闷酒，两眼含着泪花；金彩媳妇心里伤感，喝了几口酒，便低声抽泣开了。文燕这孩子望着父母亲落泪，再也忍不住了，便伏在桌上掩面痛哭起来。此情此景，倒弄得王进夫妇说不上话，鼻子一酸，不知不觉间也淌下了几

滴眼泪。只是何三年轻，不懂得其间内情，心里寻思：上老太太身边去，明摆着是去享福，何以如此伤心？他看看一个个哭丧着脸，扫了喝酒的兴趣，忍不住道：“金彩老伯，你们都怎么啦？上老太太屋里去，这等好事，别人求之不得呢！你可知道，赖大管家这次南下，买了多少丫头？十几个呢！听说只有四五个聪明伶俐、长得水灵灵的女孩儿才是送进上房太太、姑娘屋里去服侍的，其余不过是打杂跑腿、浆洗衣服、清扫场院的下等丫头。如今你家文燕小姑娘，还是老太太亲口点名要的，到了老太太身边，那身份高了，福也享了，岂不是一等的好事？再则，文燕她哥嫂都在北边府上当差，听说她那嫂子就在老太太屋里，当着浆洗的头儿呢。到了那儿，他们不也好照顾着她……”何三只顾自个儿滔滔不绝、不知深浅地说着，王进几次拉他的衣角，他也不知是何意思。这时金彩早已变了脸色，只见他铁青着脸，嘴角哆哆嗦嗦打断何三的话，说道：“你快别提我那儿子儿媳，他们的为人我还不知道？！我那小子打小时候起就爱欺负他两个妹妹。前几年，我大女儿文英跟着他一块去了北边，他几时照顾过她？到头来一场血山崩却要了她的命。再说了，说什么到老太太屋里身份就高了，享福了，屁话！不管到哪里，奴才不还是奴才吗？越到上面，事儿越多！倒不如做个平平常常的打杂丫头，只管出力就是；进了上房，稍有差错，得罪了老太太、老爷、太太、奶奶、小姐，轻则鞭打一顿，弄你个半死不活；重则或逐出府门，或送官府究办，哪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还、还有……如今这、这几个爷们，看见人家女孩儿家稍有几分姿色，便流口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那清白的身

子给糟蹋了呢！如此这等，做父母的能、能放心送自己的孩子进去吗？”说到这里，金彩搂住女儿嚎啕大哭起来。

何三见此情景，才知自己失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王进怕金彩过分伤心，身子骨挺不住，连忙劝道：“金叔，事已如此，哭也无用。还是祈求上天保佑吧！时间不早了，卯时就要上船，你和婶子赶快收拾饭桌，焚香祷告上天要紧！”金彩听了此话，这才止住哭，忙忙地招呼大家喝完剩酒，然后起身谢过何三，送走客人，回身收拾干净桌面，重新摆上酒菜，点燃香烛，对天祷告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①回

俏文燕十岁进贾府 贤琥珀悉心细照料

且不说金彩一家一宿未睡，忙着祷天祝愿，单说赖大在“杏花楼”喝酒。这“杏花楼”是金陵地面上有名的酒肆，高高的楼门正面朝街，另外两面南北相对，阁内窗开两面，阁外雕花游廊相连，加上楼上楼下精美华丽的装饰，锃亮耀眼的油漆，越发显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金陵城中大凡有名望有地位的商贾富绅常在此设宴请客。今晚家住宁荣街东头的秦淮大富商赵保义就在这“杏花楼”上宴请赖大。列位看官：你道这赵保义何方人氏？与赖大管家有何关系？因何宴请赖大？且听我慢慢道来。原来这赵保义出身贫寒，祖上乃一介草民，全靠在街上摆个小摊谋生。不过这小子从小就机灵、胆大，十八岁那年就走南闯北，独自谋生，靠着一套投机贩卖的本事，没曾想到了不惑之年，已是家私万贯，成为秦淮一带有名的富商。此人虽不精通四书五经，却谙熟世事，深知单靠几个钱还难以在地面上维持，早就打算捐个官儿，无奈没有门路没有机会。

前几年，赵保义花一千两银子买下了宁荣街东头的一处官房，住进了宁荣街。日子久了，渐渐得知早已举家北迁的贾府有个赖大管家，依仗着贾家权势，十分得意。据说就连其子赖尚荣，也沾了不少光，虽出身于奴仆之家，可一出娘胎，就去了奴籍，“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认字，也是丫头、奶子捧凤凰似的”，还谋划着过上几年要给他捐个知县。故此赵保义心中早就算计着想同赖大结交，无奈赖大身在京都，每年只到南边来一二次，不易见面。后来他花钱买通了王进，一要王进引见，二要王进提前把赖大南下的消息报告于他。此计果然甚妙，这次赖大南下前五天，王进便把消息传给了他。在王进的引荐下，赵保义不仅亲临码头迎接赖大，当晚还设宴接风。今晚赵保义更是气派不凡，在“杏花楼”摆下十桌酒席给赖大饯行。地面上的头面人物都被赵保义请来作陪，赖大顿觉十分光彩。岂知赵保义用心甚深，深知要谋个一官半职，单靠这场面上的几桌酒席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从王进那儿打听到这次赖大南下是专为贾府内眷买丫头来的。虽说已买进十来个，却无一个绝色上等的。为使赖大称心而归，讨得老太太的欢喜，赵保义四处派人寻觅，终于从人贩子那里物色到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一个叫翡翠，一个叫玻璃，都长得俊俏白嫩、聪明伶俐，十分讨人欢喜。乘着酒至半酣，赵保义拱手道：“大管家这次南下，身负重任，不知事情办得顺利吗？”赖大呷了一口酒，回道：“好，还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已如数买齐。只是上等的太少，更不用说绝色的了。”赵保义忙接上话道：“如今这地面上好角儿不多，更何况大管家日理万机，来去匆匆，单靠这数日时间，